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歸田叢書十一

雍虞集伯生

記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一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為近上

時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瞻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顯治亭者唐在梁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數摸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求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飲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

趙嗣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二人耳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二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

奎章上碩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以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旣名飛龍加飾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俟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

能爲寶琳執筆以述 恩光之萬一哉於惟 今天子仁孝
純至勛華相承羹墻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頌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
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
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權茶運司記

昔在

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
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又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
利未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
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

去權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權茶各官所統出茶之地
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
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蒞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
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省運司而以
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懋遷觀望疑沮徵斂失節公
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 朝廷遣使周
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
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脫脫
木而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
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
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責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
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
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處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

入時足民度之家至於官府頽首供億心絕他慮若不知有
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以幣弗治出令
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于朝而更作焉
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爲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
具會奏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
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其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
貸收子錢以具公膳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
書幣命其史謝秀寔至臨川山中屬子記之噫集向在國
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
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
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
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
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
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
矣乎彼以聚斂培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
家斂怨蓄遠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
者使視夫措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
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
勉勗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
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
有所儆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廳
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
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重之嚴以及人他官莫不乃設幕府
司其喉衿執其輶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

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宣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為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各上相望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願字 知事某郡楊杰字 昭慶某郡左仲良字 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數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厅

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 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為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為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偽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系不

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恇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計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好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揚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間必造予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字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予雖禾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問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

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庫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倍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爲環以卉木之實醇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吏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意意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

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
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
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
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
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
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修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
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
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
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
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

裕皇 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朶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
紓息各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
于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平章
寔克始終其事焉厥旣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
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爲
幸今韓姚兩文公之 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
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
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爲筆於子也其咨度於
上下也審矣且予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
事爲宜宜勿辭也乃爲稽諸郡壤以是年十一月丙子授工
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二月之吉柱立梁舉

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聲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乎洪惟

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頌茲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遠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倏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況乎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蒞是藩者及歲時之閑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

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

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旣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簿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旣定徹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揚侯珪以至元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揚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

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
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

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
頌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皋
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
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添葦禾麻菽麥衣被乎東
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
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
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書戰夕備不能一
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
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郡

蘇爲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執掌王
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士力之完復於是
有逸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
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
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
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
佐更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
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晻靄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
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士以奉

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二將軍始也峴首之崇禮溪之深視
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
則可以一慨也夫

中順大夫瀋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木台侯以其郡治譙樓
成屬予作文以爲記集昔者以文學爲職業既老而歸僑乎
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庠吏宣子從子也其來其敢辭乎稽諸
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居
有與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
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令侯
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
去無代者侯以爲已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
黃明經歷牛某知事康某照磨三某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
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刺治中和尚判官王其推官李輔
崔中經歷蔡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
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臨巖旁崇廣道
中關郡長吏帥其僚佐表

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資
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書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
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
爲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爲役也時其間暇而不厭於緩相
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望飾越三年而後
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
賞赫然脩舉海內讜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
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
謙遜宜第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
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嘗問之入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
後心生焉不忍於忍激則爭心熾焉扭後而好爭則亡上下
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

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已正已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恥申孝悌之教博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志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嶺西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當宜巴山郡隋置崇仁縣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

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會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甃百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在再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是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甃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黜堊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度藏之室獄庾之嚴固廐廄之細微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爲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

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
焉方其盛時弦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
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國朝以經術
設科取士爰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
斯文一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溉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
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
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
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
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
冰雪識事如著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
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
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悞無
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佐其治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
歎豈易得邪嘉穀發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斷
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
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躡突之徵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
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直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
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爲之書如此是年
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莫絕人世高
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
高一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
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
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
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種覆以小亭

後久之守材侯其極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
景定癸亥守家侯其地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
皇元仍改至元之二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
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
荒開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文也自守將以下有
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
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
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
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深於跬
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託於高明
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
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々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既
食淡茹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女若是者洞天之所
以爲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又民相安於無事豈徒
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
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
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
迹煥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
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 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
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
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謀之善謀也於野
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帶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
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
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

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
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三年監郡
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師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
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
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二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更舍環屬
屏樹巖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
城壁出於人爲於竒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
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
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
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 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
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闔闔
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舌寧有所未拯
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各山靈阜藪
乎蒼蒼能示神明以去蕪穢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
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
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
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
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
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
書以待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歸田彙十二

雍虞集伯生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道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堦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

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間共足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裨裨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享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以享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榮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

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
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榮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
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
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
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為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為反
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
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
所不為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
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莫如待敬
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為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
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
者合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
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宣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
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為之記而告之曰
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為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
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為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
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
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望於元
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
食上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
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為學者飲食
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
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慕高
瞻矚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

入別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
喻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
教而思本之堂爲斯一者而舉予安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
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
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
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
之等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
家則各有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
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稱之小宗未嘗不得
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
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
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而厲其族人矣而
況於士庶人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於至於
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
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
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
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
當爲夕入篤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
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末以
繼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
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
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遵豆之事
而無間於是歛福祿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踈戚
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二百年
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
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喻子弟多好學尚

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止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論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達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入倫之至

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芻几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夫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軀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其軀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緼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

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爲學人之所以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入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既歿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篤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善爲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衝突墮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

昔盛時聖賢迭作 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
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
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
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
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
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
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
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
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
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
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
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穢
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

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
考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
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
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
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
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
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
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
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
世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
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

公出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庵庵王公左山商公靜軒閻公揚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占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出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璋而顛顛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爲彥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

敬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弟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爲之蹙躅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寔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予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振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教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壻龍煥來告曰吾太

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
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爲國朝之人矣有志於
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爲學以
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困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
謹敕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困漢室名儒智慮不
私於已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
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
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
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
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困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爲謹敕之士以愚
觀之果能以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
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敕之爲言深

有戒敕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已
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豪之偏雜戒
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繆如是而致其謹敕之功
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衆領之挈而舉
體皆順果知所以爲謹敕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
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
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天君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
爲周慎而不爲疏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約而不爲
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者皆必
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
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爲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
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敕之道乎抑之詩曰

夙興夜寐洒掃廷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
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
至於事天之大較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
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
恒有而不衰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
未有如柏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
郡以北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
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
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
其所以受命於天托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
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之有之穹山巨壑

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
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
植之內無蚍蜉蟻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二百年鬱
然千霄本固幹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
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棟築亭
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壻
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
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以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
子於先出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
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於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
胡氏能出有其家二全其柏相與爲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
棟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
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

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父子不失儒雅而
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於斯者
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
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
之德觀其老成以操而初志不殆矣觀其又固之節而處
不忽矣觀其誠以操而初志不殆矣觀其又固之節而處
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
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為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
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二之委為東湖進士之子
所築西園在焉三出以園自命所謂小園二趣者皆以此也
湖之水匯彭蠡為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
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燠
澤見詠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
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乎
民居官舍之中特為夔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
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
際森列戶牖此則什敷之所享及也西山神仙窟宇待道往
來城府致其懷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
人相傳唐文策吳綵為二仙其其人歟出傳吳仙嘗寫韻於
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
寫善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方窈界畫精整結字
適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
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出人塵俗之想
沈溺於胸中意謂高山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
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

辭除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適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
章答問之音傳會以爲談蓋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
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況他乎遂
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
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
有可以受請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揚生
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亦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
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
天自當恐懼脩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侑席之燕暇以
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
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具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
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
明云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
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到
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沉溺於汙穢
之下生死不出於日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
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
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
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
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
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考曰敬
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
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出以爲風氣日降情
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六

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
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夫世敬
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
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
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
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為
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為明輕狻以相尚臆度以為知則其念
慮之所興云為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
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
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
而虛曠於入道為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
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

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
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
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
所以學為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為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以是知動靜
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為道一動
一靜相為体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
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体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

王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德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
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
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
所以學為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為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以是知動靜
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為道一動
一靜相為体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
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体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

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為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為無欲之漸也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為無欲之道乎一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疑矣

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豪之非禮則一豪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為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路高科以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自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為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為為靜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疏鹵以為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

趙君有得於已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復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君還之使適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天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為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為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為獨高別支曼衍而

西出其止也為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荷荷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置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徭記

昔在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豫繁息而有司浸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絕高險外溥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 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撞人曰斂人之目皆強殲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

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括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况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動弗息 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恪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誚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以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脉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以忠信廉介之官蒞其上明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悔乎

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爲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薦以勳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徭

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
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
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挑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
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以行
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則連破小溪徭源
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首唐七十二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
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
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
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蓬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
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
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盧等一十二
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
辛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癸

兒只顏以湖廣參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
田米落等處潰徭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
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額輸租三
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
級徭寇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
袍笏得爲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
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
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嘉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
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潯
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
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謀
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
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

屯兵萬戶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射殺三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面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殪矢箠為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為徃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以竄謀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與省

臣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廓屯營盧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開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翰公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礮石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焚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家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糧運不得至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

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海
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
千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香洞擒八人斬首
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香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
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二十九人斬首二
級三月五日擒古香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一人初九日慶
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僭稱土號執
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蠻互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
復叛投充屯撞規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
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
設伏擒之并李萬盛盛章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答刺罕及願
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一級十三
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確滑石等寨擒一百

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
軍於嶺外公之威聲又著封部籍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
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
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

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
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戶鎮撫州行
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甄囊加互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
某僉事某某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朝而朝廷信之所
部宜之譬諸嬰兒飢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
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為保
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擊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
藉撞人以制徭撞強而敗假融欵以制撞欵盛則又助叛者
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

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由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爲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荅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 朝廷必將信用之爲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歷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作平徭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集卷十三

雍虞集伯生

說

海樵說

翰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為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為養而樵之功為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為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為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為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為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

木在山下曰蠹蠹壞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近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窟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已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出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強於有爲則枉格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負天地之托舛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指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巨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離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

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再傳而得孟子
子擬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
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
士變理溥化爲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
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
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
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
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謂道
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
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
爲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吳澄叔時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求爲
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木体虚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
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
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
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
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
以相發明也然叔有丹術請甲問焉所謂方真徑寸混而相
拘先天地生魏魏尊高者何所擬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
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非平之謂乎

新喻蕭淮仲又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又之又字仲又其從又適之求予爲之說無
以爲說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
塩之利足備國用汗澤之澌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
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

以米屯田之舊雖稍茸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其矣麥
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眾不擇
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
隄防以衛衝冒畊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比不如齊魯桑蚕
之饒南不及吳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
又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
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
之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
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畊
易耨發斂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又始是爲仲又
說

劉瓊彦溫字說

太和劉彦溫名瓊溫王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予申其義焉

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朝者使玉工視
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緼之以續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
冰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
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
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確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
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
之而礼神則爲圭爲璧爲琮爲琥爲璋爲璣爲璵爲琥爲璣爲
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珞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
則不足以爲用硜殺而剛抑則不足以爲聲是以溫之爲貴
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匆忽也氣不
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
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安乎其
危矣是以溫之言其真玉也哉

忽

鄧漢傑改漢溥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舌重然誌敏戰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望一事之負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成下自廉慎移學世態名貶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耻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既歿三堂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自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向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為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乘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為如此其可不則而効之乎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

學者必効先覺之所為固其理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第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勲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淳備淳有厚而不樸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以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澆風薄俗將為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為可朋友自此祝而勗之可也

趙孟昌以順字說

浚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為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二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為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

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以信字說

後儀趙孟誠以信其入亦名而字之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爲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爲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姻親之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爲畧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以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之方也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口自不女語入

此雖未爲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幾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爲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志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

譬諸舉管以窺天鑿牖以爲室其爲用也亦狹矣况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爲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踈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閤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全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
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
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
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泯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
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
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
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
諸已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
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井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
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
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老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
孔子之教則已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
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

書

谷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余兄每歸必誦
閣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
甚感甚喜但喻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進取而不及窮經爲
已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字筆所謂性命之書彼
泥胡傳以爲能舍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以
語春秋耶 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
論固已泯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未之又

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真學者即所出題
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已所得而
折中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
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
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
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
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
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德以集嘗執筆國史擬諸史遷使
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為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
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
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蒙

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
解及求所著之書但喜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愚陋又不足
以盡知其為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
不知其字無以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為
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為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潞公表張子
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
呂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
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
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
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
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以此觀
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
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一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

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
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即達或
諸賢不吝賜教當纒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
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
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
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祔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
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妙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
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
甚

荅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
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
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

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
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老不爲之蔽虧潢沔載道
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磧汰除而黃
金獨耀區區蚤持不足之資以應出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
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較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
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
舟寶藏充溢旗旌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
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
小子迷賢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叙
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謾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
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
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無他政或得
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其當暑治荅不能詳好伏惟鑒

念不宣集題首再拜

題跋

跋濟寧本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傳時出游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事不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涵泳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爲之而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泮閭掾得學製錦於海濱秩滿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

就既以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某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太學門外一時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兩甚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偉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蓋以微矣賴漢儒撥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
出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

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也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歸田集十四
雍虞集 伯生

題跋

跋劉資深墨庄後

清江劉氏墨庄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時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為靜春氏作墨庄記始有以啟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為公孫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庄後記以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為墨庄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三良為之御而車亦駕也終不能以適遠希鵠為之醫而藥亦飲焉終不足以已疾先世之言一公之記細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庄之興至于今二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于雲仍

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
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曰官然示之以示
邦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以嘉穀稼穡之分者吳子之言
也善爲田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稼穡乎勉於未耕之利乎將
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當焉播焉其有獲也
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實可以衣被
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偽之辨蓋雖不
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自以爲樂而不待於爲爲也惟
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爲
劉大翁作真樂堂記慨然注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
後而歸諸天齋云

跋艾聖傳二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
以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曰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
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曆己巳故翰林
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
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
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攬宗固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
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
爲最勝處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
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
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
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

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情要之任時游 廟堂禪贊

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

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

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為青

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為各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

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未技濫奏

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

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

十日所為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

冲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為政

不大聲色以為厲而嚴重崇高巖然大山巖之勢又豈經

經悻悻者之所為哉相繼三二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歷

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故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相去時不遠其父

猶在至二十一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為其母以身許人

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兩言之語而行

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樞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二府

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

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

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幹羅氏世譜

集嘗得罪 著廷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

敵王社稷大臣勲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

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普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

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敵以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嘆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本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

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畧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官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宛岡分寧之雙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愛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

殆數十人衣冠文敝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繁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自出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任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毫末德榮其每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爲公之所得爲力之所可爲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此爲而爲之者也仕有出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

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謀兼井無藝而財不均始相懸
絕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行均齊之道以
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熈寧之宜黃書工部
家禁蠲垂遠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
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其詩益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
李未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益
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蓋田之
意惟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
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
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
以爲敷速報以自徇吾濟小入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曾氏世譜後

而曾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家南安守任子

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任諱冲子
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諡懿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
歎曰善夫又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叙也又昭之曰曰家
傳舊世系以爲溫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
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
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
也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敏之懿度越今古文
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
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
焉觀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
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
以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
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添之人士

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
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
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
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二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
察公兄弟二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商
豐二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典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
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荊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
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爲郡
南豐又別爲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
嘗待罪 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出大典
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
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島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
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
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
夫

跋劉墨庄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
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
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
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鄉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

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者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
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捐
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
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爲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
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爲二臣編何其格哉噫詩書
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業於後來矣

題先丞相寨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寨屋劄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戩事甚留意公奏云尊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開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為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它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為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昭然

之不可掩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具見先生所書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已學者凋喪古道闊希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至元五年二月 日後學虞集題于臨川城中

僧舍

跋吳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
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二子京教授郡李來就養焉登樓後賦
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
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孝之書言脩己治人之道而中
庸之書則于思子憂道季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
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孝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季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
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家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
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
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徵疾之言蓋有
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

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表明善政集
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均書虞集書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
事而不以為樵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
愠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
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蟻之螫破釜之失而激焉以動執焉
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鐘之分觥觥雅益
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物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
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
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
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
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

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波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想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更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且美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思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澆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知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以好孝端之孝者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孝顏子之孝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公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蒲圻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

手書二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得仁命其子宗蕃
裴爲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應也亥之歲我
王姑歸于陳氏爲安撫公之夫人有一子湖南節推同祖江
四運居懷祖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
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野陸正郎封宜
又九年己酉安撫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束州郡組
將適臨安道過臨川宜入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
氏故居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
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寨之命適行都吳定元年庚申
國朝天兵臨鄂渚以南震懼

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
仁十月官人以疾終而尚書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
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

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遣書
中云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居香火權宜以慰存歿之情云
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爲運
屬之孫矣其欲爲校勘致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材器可用
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
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蓮塘之居即所
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
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薨于
連先參政護喪還葬吳郡其二書皆自吳中作也先宋既亡
先參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
仁猶與節推校勘居今五十二年矣一公與先公先後去世
已父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肖似徒保遺
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毀後之子

孫尚有致於斯文哉

跋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松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楷法亦不知此石錫勤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漢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唯筆精墨文虛殿然宮不殊升重至于東畫粘綴故黃楮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凡格臨玩佳半歲書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牙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以目之則才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謀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獨物也而余日障成瘡此不能辨皮皴點畫於眩眇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百智莫然不知洛為火相宜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色歿而為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父之謂哉故其所為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復巧取旋亦旋轉垂三十年終為其諸孫和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廷鏤鄒之劍終歸于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待於盡見其真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周備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以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者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不可者掇拾幾無餘焉各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編學者之祿於成均儻居京城與公同共其舍相去甚近親見公之事其大夫

人也是時公尚貧其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餅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其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備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饑無一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羈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為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日莫適公館見其為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為養者如此而歉然猶若自以為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與東南數大醜兩拜行省參政以廉明數持憲節屈祿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為顯官干朝公之敷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題李有吾字通序

李有吾有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措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婿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有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措之法亦且寂寞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故盛行于出凡為六書之說頗為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有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為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書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

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之國史嘗讀其詩而
悲之以為當時遺臣志士區區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
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其其奏功郢城時所
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揚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
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
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人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殲兀木身被
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郢城之役
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木戰破汴在頃刻
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錡出世錡皆以其兵南歸
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一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木無復憂
色洪皓區區一蠅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
其為斯時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
効唐與正一事元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紛今
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時廷於羣疑之中此尤
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吾力辭為過者也又案朱子
答吳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
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
通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甚濫不甚切
已方與一一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
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筆書却覺
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
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季用功實
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今學者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

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為朋友言之也病中絕筆書是揭木死灰心如嚼壁以為功者朱子嘗歎道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間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指示而後知朱子之說者傳後登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吝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為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書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日千年矣臨川吳知清先生以為其詩澹然冲澹而其無為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蓋以擬諸於丈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

心必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向也陶侯事業可見而足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律數予嘗以斯言也相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為之執御焉勿嘗游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出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兒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流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結紉不足以得其高厚之為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必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王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先父得吳興趙公于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平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足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乃為之述贊云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
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棄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脩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爲無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知州行狀云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參贊葉公軍事立功宋石時和州獻平戎十一策及防江利害二劄極爲先公所重即驟用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山積糧二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墨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勳勞于

國家凡文武才畧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率渾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

國家引聖要有脩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止其遺事以補闕

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畧定思陵起魏公於賁籍委以江淮諸軍聞之首領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字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由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士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世德因登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知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黃思順醫論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大撲動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山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難言也一也猶難言之況於累出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乎張先生四出有隱德而陽公銘於墓揭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澹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文則又以爲不足執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

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已君子求其在已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者吾從文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爲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爲善士矣前史官雍虞葉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慎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章宗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爲世俗刻薄佐

江西提學學校士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爲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園中奏報太后手書數福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口惠卿一書與其私黨陳然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於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爲而爲之考然亦無益於壽鄉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傳路手卷

盱江傳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惠棧書瓠山王公所爲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于繼學亦政所爲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章德棧之書清勁皆足玉玩而察政畫清潤完整文入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棧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未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備整爰諸公間風采蘊藉與予游幾四十年始憲公爲監官路爲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季之懿其有望於方來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鄱州府君以來世有名族集之祖姑實歸鄱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歸陳氏姓爲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罕存者從表姪宗純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鄱州之子華製并生手畢集視之爲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詩皆真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史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
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直
寶文閣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間居崇仁從
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
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
夔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
年于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百年矣俯仰今昔感涕然
尚書要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耆采
遺蹟幾無知者後自趙公彥訥以下稍寔疏其行事爵里之
一二而集日墮為阻又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遠有行色姑
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一篇者示集蓋二十一
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稱疏其公爵里以遺之而此焉則崇仁
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末崇仁而先恭政郡公
內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
習俗寢失其欲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
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
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
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
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
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
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
張循王劉大尉所署別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

年集在館中將纂脩遂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為說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曾政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所藏禮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所清寒清寒則氣易舒硬則堅苦堅者明易者決山是積相身神淨日去清益日來難頗清者而冲和內融所以能助膚若冰雪約若履子歐陽所以自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瑗命以使華賜以尊省之節實荷

皇明之下獨於微賤以委中謝伏念臣性本顛蒙幸无迂僻論思獻納昔陪殿閣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然既適時之器不逃過實之譏烟烟丹心每若策隸之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訪以福過留生年病隨年至尚憂容其出書道循禮以循牆二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啟惟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是旒之清燕念簪履於棄道二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煩駟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享煥堯文聖靈湯敬繼志述事奉

文母八萬年論道經邦次師臣以百揆民物或躋於仁壽皇

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群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樂石思致
消埃官室從還何補
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席力之加

謝箋

大臣敦委仍館職以賜珍纘使至家錫管墨壺而加錦恩露草
介光駭里問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幸雖固陋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

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奉載筆每親於黼坐紬書已納於
石渾四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
嗣聖之重明陪耒成之未識深慚衰邁有負使令疾疫日加
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胥誼之乃還江沔醇醲衣
被文采醴酒更設道簪載筆春陽下及於苑枯勺水實厝於
為聖滿茲益伏遇

○○○○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素文之治
人惟求舊思百主訪落之勤顧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
令屏棄亦被中謝收臣質困顛蒙心知眷遇江沔遠馳非日
月之照中謝尚存敢昧消埃之報稱

道園先生口錄卷之四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歸田集十五

碑

雍虞集伯生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豪髮有間則舉躄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比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扼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同東南一都會之奧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千百其有大勲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

而相 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
多地歲月之久問閭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
昔之遺憾乎適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
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
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

天子之盛也政令者 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
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善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
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
守燕琦爲之啓諸藩宣之後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
章之得民心久矣問閭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
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
寶童來言曰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

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
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
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
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不可辭矣乃作而
言曰昔我 國家之興也寬仁弘遠豪傑畢出群策並用時
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 禁近有以經學定
訃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
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

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闕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效妙用
於無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而君子之望
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始
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其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菁月
討平於是幾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

治姦慝不作乃若門諫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安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糜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使之贏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不書也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高舟之始茲郡也去之教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

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顧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於穆

聖皇顧誕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于湖江作鎮被華品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做理公來匪亟赤烏几几

盜在海壖勞我師干宣威孔時不動色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夫啓廋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顯顯叩叩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袞衣繡裳旣安旣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耄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毋以公歸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二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夫諱都刺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二賢任邑

士彭炳所爲序兼取於學校間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貺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爲一家以受役并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出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壘石以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

平糶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全者雖效之
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糶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
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
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菱舍資糧扉履酒葢醫藥迎勞將
送取具於平糶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
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後之業荒閑
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
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畧也 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
之利幾百年矣 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
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僣而徂利僞造者
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爲奸
徃利刃以拒逮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
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山其不意以

捕之執爲僞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
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濫事覺吏人因爲
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
追遣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
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
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僞濫之連逮無
至崇安者其民稍莫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
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
不文引黃貴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鞠之執不文得汝殺
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
寺且以脫已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
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
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群相率以訐官吏虛實

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 朝廷
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爲文書
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
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
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
安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
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 朝廷以例遣
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
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茸署君爲郡判官以綏撫
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 禁衛歲
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敷歷臺省寬大
嚴正

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

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爲西行臺中丞拯
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損館陝人至于
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
矣其同官主簿真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
君之行事爲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 朝廷舉一而勸百
則才賢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 國家之福哉乃爲取
其氏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
詞曰

張依我民孰父母予胥矣富人窶貧已瘠歸視其家朝不謀
夕歎盈倍徒蹙蹙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
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
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藹藹有詢覓來虛受先民之勞
或飲之酒姦軌沮藏外絕不虞祈因陝夷耆括舒窮山深

原據編載戰征呼之卒無所虞突匹夫匹婦飯黍言義先祝而帝斬君父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婚謹畏自持執勞而疲亦無倖遺黍黍鳴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繁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柏野有甘藟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茲州視君之為莫不具脩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原巖然其前其顛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灾害之禱無不通焉蓋巴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更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社至黃門令性真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為桂

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以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迂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其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坊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令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為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間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為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譴為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

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
葉一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
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
山川名山曰巴懼民父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
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
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
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
縣有漢光祿大夫欒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
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寔之寃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
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淮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
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二年賜東明縣栢梁橋欒巴廟曰顯
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中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
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其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欒

君生時靈異其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
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
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
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
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
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
郵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
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未終鄉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
以興簿至祠下悃幅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作於
門廡駭奔不及於焮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
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
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馘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
帳旌旆焯焯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

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稅
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旌倪留思歎感淵乃周覽祠
墓之舊迹適山川之高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
不雨徧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又郡禱既苦而縣六月
三日雨十一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百里在望者或十
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出而足稽諸旁
近最為沾渥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為已任齋戒兼旬而
下間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
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薄及典史曾實協心焉必
得雨而後止為吏者其愛民如此其必有以監其誠者乎天
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為迎享神詞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立作神朱紱赤
舄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壤伐識其來嘗與

兩借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做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
與禴禴禴禴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有有尊有祖黍稷既阜
酒醴惟醺押豚為羞有定有羹神來碩歆百物之精神昔故
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為嘉
為喬為棟為楹為美為英寶藏與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
其虛矣穹窿休明就其奧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伐神不可極
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

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兀氏
別名出雄世居濮州鄆城縣占籍干塔思火你赤萬戶之軍
以某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
歸祔而葬諸鄆城縣李康保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鄆城四十

里 國家之制秩三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溢以未及請溢
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保童監邑撫之崇仁予自國
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大常以奉印為職事嘗見予於
朝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
焉於是使和尚覃忠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
未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
動于時者故為之書其大父璉亦嘗為明威將軍山東道宣
慰司副都元帥

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又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
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及也既歿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
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盜 萬壽山 廣寒殿
御器金者獲之捕 旨授武略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
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

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
以養讓其弟山住從弟榮羅少為京畿廣衍倉使及中更大
虧公賣其鄉之樓居以代之償父之又憂群弟之無室也買
舊產之歿于官者為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榮羅少使
于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
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
例革除興國路大治縣達魯花赤以治辦稱遷保義副尉安
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濁流北行人
弗遂于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
信於民者而為之誓俗以變焉 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
舍供帳之具事倍而民弗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
遷忠翊校尉相因倉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內惟謹陸嘉興
等勲運糧千戶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 校尉溫台

等處運糧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副萬戶親運米貳伯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爲便常苦舟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吳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山即深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可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父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舟壞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爲之封識時

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爲法運官船主庾卒水工破寺之屬得相收伺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溫台上至福建九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至浙西復還浙東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溫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閩撥而散之運糧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溫台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溫台舟人受訖以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爲便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爲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衆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監司率以鹽草爲辭而

執掠之無所得嬰公請正鹽章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鈎斷之外不預鹽章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九十餘處 朝廷給牲宰醮祭之費歲爲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木千封以貸人收子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山爲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 朝廷從之十曰舟至直沽則 京師之人爲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鬪絕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爲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鬪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徭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失刺朱丁者與公常同爲工 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充舊職也公白于 朝堂曰其實知斯人之才能而又於其職可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爲郴州路達魯

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害情僞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遽以即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 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廩不充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鬪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童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即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臺夫人子九人長哈刺承事郎兗州路同知脫脫木兒東平等處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魯花

赤別帖木禾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蠻
歹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仕女五人孫男三十人女十一
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鄆之城飾其來居自公之
先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帥侃侃樵候政在刻詞有子
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
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為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
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
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
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
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
公神道碑銘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延

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為大夫階奉訓爵
為男所封縣曰玉山勲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
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為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
後、、年為、、年蒙恩奉被

制書位為大夫階亞忠直集賢為學士爵為侯所封曰魏郡
先世之賜履也勲為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
子為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
辭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
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
尊禮非有宿衛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
國論有宿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徐
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為 朝廷宮掖中外所尊敬於是

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
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德太
中大元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
上柱國魏國公謚文簡官位勲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
府有弟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
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顯
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
言以太盛爲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開府曰
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
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僉
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丐外便養俸衢及澧進拜宣
城中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旴宜春三為二千石皆有惠政而
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

子二人孫五人伐石爲表於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
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惟渥運籌身退名存敬拜太守太山之
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聞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疎子孫
衆多文瓘相唐表著于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
饒于歙盱之石笱大族之別上孫潺湲貴溪之原衣冠蟬聯
歷宋至元出有令德亦或爲士隱不至伏巖不至異乃生安
惠抱道隱居太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
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以淳懇歎鄉黨渾渾里門閭
府在朝

天子有錫起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
國三世以傳開府真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
郡侯退焉林丘嘉德孔脩不競不逮觀稼于田觀學于塾禮

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
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間歷世所積四世二公繼之侯
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既堅既白其爵屢書繼此
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柏蒼蒼繫德之符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歸田彙十六

碑

雍虞集伯生

通議大夫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
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諡文
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

世祖皇帝纘

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
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
衡仲平揚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實公默子聲
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尊禮而信任之
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

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爲詩公所器重則故河南簽省拓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齊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摠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爲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群策畢獻百廢具脩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所都忠諒有爲命以分省往鎮碎公以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以從以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諧言阿合

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掾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契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躡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爲難公在朝久如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摠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款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部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曾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爲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政擢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

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其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慰司以事問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爲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匍匐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瘦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

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餓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諸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諸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鐘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通行理筭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二妻子寒饑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瑩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曠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剝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各所還付朝廷以兩浙監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

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中廢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并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旣賑池民兼憂隣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二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默昏情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髯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任內朝省府廉慰

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堂之上豈非命乎故某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

出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来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正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二人彝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

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
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上妻
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
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
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
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出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取百
宜侃二其謀翼二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運參錯
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
武諸老造次德容聲效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
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丞姦慝我抑列在御
史周匝正人立言不論直道以信方州邇止資其豈弟嗟彼
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邈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

帥死忠郡丞敷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字
海江之間千里奧區二治宣闕兩貳鹽筴憲輶屢陞郡綬增
秩知無不爲動無不宜荷紫橫金蒼顏雪髭烏臺鳳池孰不
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歿於九華諸
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
世爲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沂江舊治足來遺風凜
然後賢寤懷昔泰國史書事爲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
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諄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
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
公謚襄敏揚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悉出其豪傑才
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

而經營訂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
聖鑒昭晰小人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
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
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婦在祖宗時其國人
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
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衆人國制禁衛之嚴出
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頃即受命在左右以門
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
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
帷幄則不得日覩天顏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
命官而使給事

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一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
城之北中爲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

悉受分地以爲第宅式臘公得建地和寧里在內朝之西
北於朝謁爲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
次子朶而只纔四歲耳朶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
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乳焉相顧未
有以自見

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唐吾
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
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爽莊重它日可望也因使
公事

武宗皇帝而中丞事

仁宗皇帝矣

武宗總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
內朝以玉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爲機

密符令之信

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卧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時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

仁宗奉

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上病已久官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師士大夫軍萬里外以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柰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搥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

臣議所立非

祖宗法答刺罕忠獻王哈刺哈孫持重不發

遣信使趣

仁宗還鎮京師以迎

武皇帝

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

仁宗曰太子在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師宗

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都即遣李益乘傳

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

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

位群臣以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為汝所擊者太府

卿勅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

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

臣充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

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爲江南湖北道
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 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
千里而遠 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
留爲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 天季遣醫晝夜問
遺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 上聞爲
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
中書以下百司皆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香
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飭繼室王夫
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爲後至元二
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
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常如公
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已出者勸
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

學則以自慰嘗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弊而完潔不易恒
麴凝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
衍飭之幼得見

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

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
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

今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逮事

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
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弟在中臺時大父世
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諡忠
定夫人米卜氏封夏國夫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諡康靖夫人梁氏趙
氏皆封夏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

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其子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訥公子衍篤受知聖明皆起家爲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嘗奉詔書中丞遺事于其神道之石衍篤南來以爲集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末著爲銘詩不敢辭也其辭曰維夏盛強亢于西垂相時來廷世德其師民之多難疾威靡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揚之宗忠定之賢乃啓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裕皇寔由眷知二惠競爽而弗及見榮榮發孤卒克有踐公事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

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

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與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求無斁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胄鄉邦柏圭袞裳煒煒煌煌有賁衣藏暫微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天子兩襄之阡松栢栢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集昔承之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軼於其可

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後又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 朝廷在被 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於 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辟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

日而天下之治目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沮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戶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踈漏彼因得以爲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固禍出不測而以踈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畧

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二也 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雜子女百戲眩鬻以爲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 國家一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諸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爲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爲 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爲 天子歛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畧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

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爲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爲史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一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口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

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邊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爲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孳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尚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爲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

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二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實行禮學宮以爲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賢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于官舍元貞一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聶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爲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鉉驟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經曰六經之外非有

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眞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爲歛眞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天掾見知

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僉僉淮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蔭獲嘉簿莫寧錄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傳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輝炤燿天綱副憲廣右旣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眞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

待也今蒙 上恩官爵勲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
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盧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
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
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容傳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
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
係於當世則亦末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
可信故為之銘銘曰 在昔

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
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惡不興
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囂竊我威命狐詐虎視肆為百
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筆以抑不遺餘力我我惠文撫劍
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携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為傷緩
則以靡分條折縷以極其理鈎籍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

官有恒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諤諤有言狂瀾屏息公於天
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乎上恩玉食不會朕邦畢獻度其
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畿甸周諏二年載遷盡瘁以瘡嗟
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宗
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
佩歸視其阡松栢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二加彌尊有爵
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歸田藁十七

雍虞集伯生

墓志銘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為衆庶儀表二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方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父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闕閭樹竹數个門庭蕭然外齋內燕嚴靖有恒戶外之履常滿與

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為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驕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達達皆自以為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則矢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裝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必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云自憲司聘辟皆不就 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 天下齊太史復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 官歲時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 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妹有二甥女皆養之親

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聞 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衰暮摧毀不敢自 子穉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二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為已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為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本齋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忽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為慕鄉吳公嘗贊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竟究其

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焉
實率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爲過高自欺之說以
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爲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敢吾涼孰辱吾
鄙躬行以率人用知恥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
在此銘表其鄉以勸髦士

故臨川顯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德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月七年
而立則 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
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
由家焉先事來求爲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
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坊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爲東
門吳氏云世爲儒家而隱德不耀其熾中余竊有大儒先生

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
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則諱漸府君
識文安於齠齔以其女歸之它日子孫祠府君子書堂以文
安公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
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第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
一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
稱旨而著廷辟爲之屬矣是爲先生之大父而先生蚤喪其
父孺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二年世母朱氏
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
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推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
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尊而敬者不
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 國家混一之盛野無
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

文德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爲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

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交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爲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尚出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勅君曰石泉一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澤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爲求聖賢樂處崇仁甘涼中夫者以爲適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寫於詩以爲人莫之及

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又而造於冲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以爲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疎意揭公勇頌引以比諸涿郡盧公摯以爲盧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踈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吳勇頌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任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閉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二年而吳孫先生又二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諱而爲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泉州儒學正次端爲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徐禹玉孫男四人

從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
曾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
蓋名言也其歿也日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沒
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
它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備然而逝可以見其為學矣銘
曰先覺既遠學迷其宗老者為崇愿者為恭不足之欺善默
其容君子憂之孰為汗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
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破鐵先生
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惑不遷我味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
藏隱君之序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震無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
其孤宣華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

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如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錄刻石於

其墓云震氏系出震仲出家曾祖唐末興文懿公諱世南陪

葬昭陵為雍人後十一世諱

家焉八傳為五世祖故宋乾道丞和贈大師雍國忠肅公諱

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

贈朝請大夫諱

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良邑二百戶

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州侯諱

考故國史院

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

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

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

有山揚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
年揚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
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于戈

中曰暮不相保無書無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授
論語孟子詩書等又一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
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
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
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致已
爲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潭氏則姑氏之女也姑
氏道女皆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定其貧而其婦安之
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
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二國語時入已歎其與民間傳
聞
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秘書丞王
桓粹而一之乃者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
稍從諸侯之宿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
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異斗升以爲表然所至論學設

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

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

之家居也無書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

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

傳襲爲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

尤粹於春秋以爲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爲書尤

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片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

具有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

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爲所許

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

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
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

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
官吾一入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慟哭為別仲常
之治湘鄉也問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
稱癖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
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寃有
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
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採至達書夜告者數十寢食
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
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
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
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為狀坐捕盜司乃召巫至鞠之無
敢施鞭箠者仲常命曰告語者一入謂之曰此將為大亂此
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

將為變者以生口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為之仲常
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
者之為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
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蕪尚在京師乃
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檄而歸諸
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
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
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疏使我兄弟得以就
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
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
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為請
每一執筆輿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
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宣次日次豈皆國學生

孫裕既墳椿桂墳女適曹熙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表正有
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效學而自信行而自
持乃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
弗除精神何之託翳丘土明復爲人孰待來古

皮榮維楨墓誌銘

皮榮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爐里人也故宋參知
政事龍榮之出家紹定己丑進士官教郎知平江縣事巽之
曾孫鄉貢進士內附

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
葉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應受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
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柱忠肅公之五世孫

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登之孫中奉大夫四川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

榮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
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偶之女也故翰林學
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
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爲重
事薦才爲已任特爲書達于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爲江西行省平章政
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榮爲之客甚見愛重
將署置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
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爲意二知己鉅公又先後
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
之裔孫子男一西女二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
姓某次幼榮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二十九後二年
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

向丑集爲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 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蔡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蔡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大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茲噫

故修職郎建昌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劍於其邑世世宗之爲望族故宋時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溪二傳生才才生震 生贈承事郎雲翔承事郎生通直郎監南嶽廟賜緋魚袋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爲曾大父禮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中君以爲大父奉議

大社令通判韶州國乘君以爲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

中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二夕尚書夢得寶鼎於狀元坊旣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奏之以官必以爲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疑如成人弱冠爲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閭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社從君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遂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倅韶奉尚書將入城 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比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爲遂死踰年訃始至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其盛將

爲不利於爲之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
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
其餘而已獨歸觀南海則以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
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而
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無可柰
何萬一尚書旅獮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留數月
訪諸故吏蔡應曹得尚書殯處奉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
中隣舟人赴水死者銘旌大慟號詣寇曰故尚書雷經畧
之棺也寇爲之感而問曰故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爲誰曰尚
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
哭哀誄相萬于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喪殺行道之人哀之
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錄用宋故官及
其子孫程公舉知歸朝薦君爲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

元戊寅尚書广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誥命以
避而不及其私若北閩二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爲交
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此鄉人
有蒙誣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之爲道見誣之故大
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爲謝君斥去不受大德至
大間里中飢至順庚午又飢君皆出已粟賑之全活甚衆里
人爲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
歲復飢雷氏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貴重當復
見其世澤可知矣即广山爲君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爲過
也國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
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以
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
厚而曾氏遭時艱家遽乏君盡歸所贖資以養之親喪未葬

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壻曰勅授安福州巡檢王葵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子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道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為請集觀于故國世家其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極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尚矣故為之銘曰

赫之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板海潛安其婦

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姻戚生瞻令儀其藏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為丹稜主簿遂家眉州歷五代宋歲又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祭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台州以歿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履之其仲子也官至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畿內附國朝以嘉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苦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
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
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
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其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
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儻好學問喜交游一時之名人
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
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
林憲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沒伯學始得至其處理
其無沒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潘萊李公世英
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瑗知其才力薦之任乃以父廕
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提舉提領永新州判
官改承務郎部武路部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
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

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資奕異好讀書衡州公
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屢赴
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廕授崇仁縣尉以至元
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奉其父以求上數日即病以八
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父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
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為厄亦酷矣哉尉知
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請求通其譜於舅氏
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
子祭酒諱某某系則出于丹稜府君於屬則祭政其叔父也
寶祐景定間侍郎與祭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
衡州君欲與集中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
樵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
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

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西望故鄉山川邈矣鬱鬱二青原南安有立澤既再傳而不克永載極江路連發共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山何有學有文則仁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祉

表仁仲墓誌銘

表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其心之曾大父泰其一也人父世賢父七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具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鯨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其次二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一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墓之後地近鄰人之圃明善

懼它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為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迺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為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為患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為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東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為教尤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為切要懇為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為葬之力不足為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其襄事其為人大槩如此云故翰

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
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己眞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
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
善者從公生時書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
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
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土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叅政忠簡公機之
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
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
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浚儀趙崇擇
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

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秩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叅軍而
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又輔咸淳庚午舉鄉
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山縣尹志淳司法
之子而君則寶祐眞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
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永嘆
焉昔嘗見其渠、煌、者今亡有矣亭謝花木巋然百年之
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
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
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
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矣其仲叔季氏
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高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魏冠
領群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
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

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
旨後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
族得婁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
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
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
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尚如兵公所言其
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
不覺悅然而自失也去之二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
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之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桀等將以
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
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兵二公
之文知婁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具有崇第君子之
息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

也而同居無別籍循之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
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爲吾銘之而著予之深感者
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還君之行甚詳
蓋以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
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溥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
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尚幼女猶
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
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
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賁裝以
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橐略無存者衣衾棺槨
君悉爲之具蓋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
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
成人之道焉其間君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敷睦嚴

整居無它好坐無襍賓服無華靡室無妄媵凜然畏慎如恐
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爲
完德嘉遯者矣予三人槩彬楫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
銘曰
令德之門殆誰爲賢隱君有能著自蚤年五十而衰其用弗
宣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
在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城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二司磨勘贈太師式主
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爲集賢學士贈
太師敬中書舍人贈太傅放太傅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溪
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博武岡生孝顯其曾
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辛巳生元

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始其從兄自得
以其從子微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子先從自得得其家譜
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
孫忠厚而衆多蓋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
叔父有容之言曰予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
欲其父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予乃
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
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
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
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以
長子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稟以時無敢專任內治田園
之生外應戶門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
恒足事勞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愛使其親日休休

然觴咏爲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儼才七歲教育如己子親爲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督之勞爲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爲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閑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爲可閑矣娶周氏子一人任女五人子任居喪方弱冠儼懷伯父之撫已也任任治襄事惟謹登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儼實求慕在某處葬以其年某月某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儼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紹之以耀永世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

旨遣使召還輿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顴白頰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疾間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爲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爲路人而與爲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爲子父之歿不安也不敢以爲子既老猶無子而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以爲子履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勸勲具

著譜請一言以自信予廼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君誠夫爲履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第而勉又從誠夫遊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既內附兵盜旁起未寧其父與幼子避之它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喪歸葬既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粗工所知東之從之遊盡得其學所療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三卷集驗良方六卷藏于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貧者不復辭多或有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東之者東之曰予學不易成不足以爲貧子遽失田則無以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

田來學者衆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沈默通博庶幾得之沉審不忽易善採而不爲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諄謹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克之庶乎家學之不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醫以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窆予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禮審而善斷昔年康彊隱于醫以歿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恒恒謂彝倫弗斃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徵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慎徵古人

同科古之爲治尊生辨類以此拯傷是以足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田來' and '民以'.]

